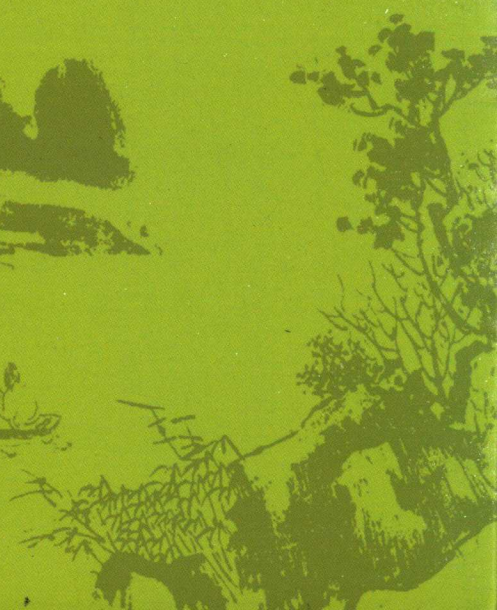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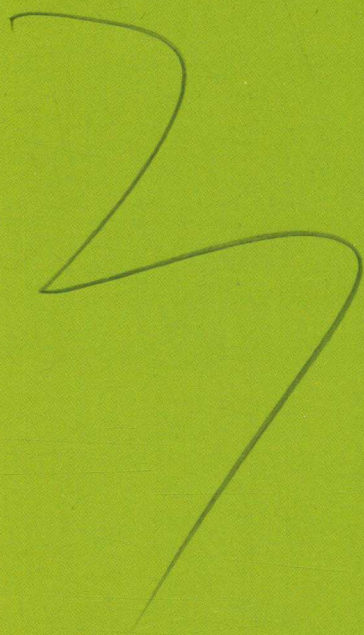


蹉过门前那条河

卢俞州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蹉过门前那条河

卢俞州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蹚过门前那条河 / 卢俞州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99-9156-6

I . ①蹚… II . ①卢…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5517 号

书 名 蹚过门前那条河

著 者 卢俞州

责任编辑 李龙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56-6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卢俞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

内容简介：

作者数十年散文精选，包含敬畏自然、田园画卷、行走人生、独处哲思、生活雅趣等主题。文字平中见奇而又意象纷呈，透出作者与万物共处的内心图景，体现出独到的人生哲学。

责任编辑：李龙姣

俞州印象

王祥夫

作文有时候与烧菜差不多，大厨做菜是“有味使之出而无味使之入”。一盘好菜，第一好是要其清鲜，第二好是要有回味。读俞州的散文随笔便让人有这种感觉。俞州为文，还是以做菜来说，一不是广州的粤菜，非要那个排场，鱼翅海参猴头燕窝地铺排开，二也不是乡间下粥小菜那样一碟几箸即可交待。集中时间读俞州的这个集子，让人忽然觉得有些目不暇接，文思文笔是纵横捭阖排闼而来。这样的集子对一般读者来说是好看，是不单一，就好像我们花了不多钱去吃一个杂烩，里边什么都有，这样的菜不但是一般人爱吃，美食家亦不会不喜。其实，大名远扬的“佛跳墙”亦是烩菜，各种东西里边都有些，其滋味之丰腴又让你一下子说不出这是什么味。好东西是说不明白的，能说明白的往往又不是好东西。关于这一点，请读俞州。

看一个人的文章，首先要看著文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俞州首先是个读书人，我每见他，问他最近读什么书，他说他最近读什么什么书，我便明白他的选择是有品味的，他说的书有些我竟没读过，不免搜寻一番找来读。感觉他的读书面要比我宽。说到俞州，还必须说到他的性情，读文章，要读性情文章，而性情文章必自性情人之手。在北方，有句话是“好汉问酒，孬种问狗。”说到酒，俞州是一个汉子，朋友相见，兴致袭来，玻璃茶杯，他往往是一杯一口就下去，连着几杯下去照样是谈笑风生。朋友相见，不外是说人生，说为文，说时事，谈天下，说人间事，均慷慨激昂直到抚案而喟然。你读某些人的文章，是在那里说史谈文无怨亦无怒，即使谈花说草也无一点儿女情长，真是没一点意思。而俞州的文章往往不是以语言说词取胜，读他的文章，你忽然被感动了，一定是他的情绪触动了你。俞州回忆往事，诉说眼下，均能以情感二字驭之。在俞州的笔下，写的往往都是些寻常事，家长里短，草长莺飞。俞州好像是对一种名叫苦楝的树十

分钟情，许多篇文章里都有提到，这种树北方没有，也不知是什么让他对此树如此眷恋。曹雪芹的祖父编过一部诗文集，集名便是《楝亭集》，其中也说到楝树。这是一种什么树呢？

俞州的散文，好在其文心淡然，只说我喜欢的事和让我难忘的事，并不受什么左右，也从不做以社会问题为背景的大思考，更不做什么哲理之钩沉，只这一点，便能和普通读者平心静气地在一起。俞州文章的态度和读者是平等的，所以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并不像有些人写文章，一落笔便是百丈楼台云雾间，让人好不耐烦，你抬起头来望之，也只能把头抬起来，但还是不知道他在云里雾里说什么。这样的文章我不喜看也不愿看，我想许多人不喜看也不愿看。作为一个作家，你要关心身边人身边事，人们才会关心你。俞州的文章好，就好在他能从生活的柴米油盐里起一经，这是真经，然后再上升到琴棋书画，所以，读俞州的文章第一好就是易入，容易进入，是大家熟悉而关心的，是我们共同经历而难忘的。这样的文字，于纳阳之际，于避雨之时，晨起睡前，把书打开，随便翻一篇看看便是，且真是惬意。俞州这本散文集的好，还在于文章与文章之间没有瓜葛，都是独立成篇。随便你打开哪一篇开始读都行。俞州这本书的好还在于不讲大道理给你听，全是里间言里间事。山水树木在他这本集子里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其情切切地被讲述着。这就是俞州的襟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草木之人，我们关心的是秋分白露，谷雨芒种，一蓑细雨和半缕炊烟。俞州的这本集子的情感是细腻而真切的，对自己情绪的记写和对屑小外物的描写往往是自然流露，少有修饰。读俞州的这本散文集，是作者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直接相遇，作者在说自己的事，而让读者想起自己的事。

著文至此，亦算是得文章之三昧。

俞州的这些散文是写给柴米油盐之人看，而又不失琴棋书画之雅，俞州的文字向来是质朴的，从不多加修饰，文章结构也是文字随着思绪来，所以自然得很。比如《鸡鸣啾啾》这篇，就是想到哪写到哪，写到哪算哪，但通篇读下来哪都合适。这就是一种成熟，作家和艺术家到了最后，一切技法都是跟着感觉走，是一种圆融。

读俞州的这本散文集，你会明白我此言不虚。

是为序。

目录

第一辑 苦楝树下

苦楝树下	2
在窗台上	8
走近一座小山包	13
春节记	17
方寸田园	21
鸡鸣啾啾	25
小屋之外	29
板栗的事	32
朴素而滋味绵长的生活	35
吃面条的那些事	39
我家北廊边	42
安谧的园子	48
五楼的盛宴	52
花花草草里的流年	59

第二辑 路上轻尘

途中	64
路上轻尘	67
骑行路上	74
建政路上	78
走过一条小道	83
何妨吟啸南山行	86
在桂林	89
山庄访克友	93
又到建旺	97
牛角寨的味道	101
遭遇陌生的小镇	105

地坛书简	108
北京之行散记	112
五山纪行	121
双狮山下的早晨	126
几度断残驯乐桥	130
在哈尔滨散步	132
一个初秋的早晨	137

第三辑 来去之间

踱过门前那条河	141
院子里的三双拖鞋	144
来去之间	147
挑水	153
丫丫上初中的那一天	156
琐忆	160
雨中行	166
窗后的呼唤	169
夜里，围一盆火清谈	172
油亮的扁担	175
道侒先生	177
众托花溪里	180

第四辑 夜的深度

病中日记	189
周末的微信	199
晚饭之后	205
两个下雨的午夜	209
孤独者的散步	212
休假，不远行	215
夜的深度	220
泛着幽幽古意的碎片	224
不朽的生命激情	227
寂寞写章草	232

第一辑	185
北京之行记	112
山行记	121
双泉山下时早景	126
第二辑	130
苦楝树下	130
第三辑	137

苦楝树下

第二辑 东去之间

走过/邯郸路角	134
除了里的三股槐树	144
东去之间	167
秋水	173
丁巳上初中第一夜	179
记忆	184
雨中行	186
离南的呼吸	189
晨梦·同一座大津渡	172
面笑的情景	175
离别先生	177
念托花溪亭	181
第四辑	189
夜的深度	189
第五辑	189

今年的冬天似乎有点反常，下了几场大雷雨。之前，雷雨于我在冬天是不曾经历过的。气温时冷时热，楼前的苦楝树也是无所适从，只好还保留着夏的葱茏，绿意盎然，枝叶间的果子，露出青涩的脸庞，在微风中摇曳。

每天早晨，我都站在南边的走廊里，面对青幽幽的苦楝树发一阵呆，听几声鸟语。若是雨天，看雨落在树叶上溅起迷蒙的烟雾。雨后，绿叶青翠欲滴，很是养眼。

一转眼，搬到这里已经四个春秋了，与苦楝树相伴寒来暑往，随岁月流转，看天上流云。在苦楝树下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 踱过门前那条河

我的新书房的门正好对着这一带唯一的小山，对着苦楝树，可以说是得到了山与树的荫庇。书房是由一楼的车库改造而成的。其实就是简单的装修，东北两面墙是六层的书柜，书柜上除了书籍，还有宣纸、墨汁以及一些鸡零狗碎的玩物：比如半截古砖啦，黑瓦残片啦，石头秤砣啦，老酒壶啦。很多个周末的夜晚，我就躲在书房里，临帖、抄经、读书，把玩这些古砖旧瓦残片。有一半块古砖，色泽黝黑，纹理细腻，做工精致，沉重如铅。上有“雒迎里”三个字，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冥鱼先生说这是一块墓碑。最近阅读民国时期的《宜山县志》，发现如此记载：“按旧府志载，雒迎里三十二村。道光间重修府志载五十六村。”那么，雒迎里就相当于一个乡镇的建制，这古砖就是雒迎里生产的砖，估计是明清时代的遗物。

多数的夜晚，面对这些形容各异的古物，耳际传来各种异响，眼前就有些恍惚。那老酒壶悬在空中，正在往酒杯倒酒，咕噜咕噜的响，咕噜咕噜的响，浑浊的酒里倒映着一张张动人的脸庞。“叮”的一声，酒杯在半空中碰在一起。“叮——”有人在痛饮，“叮——”又有人在干杯。间或夹杂着细细碎碎的笑语，断断续续，朦胧不可细辨。有时候出现的是嘈杂的交易场面，那秤砣上升、落下，上升、落下。两个人在低头注视着秤杆，头几乎要碰在一起。市声喧嚣，车水马龙。也有时候，是砖匠躬身的影子，当他伸直身子，手捋着长发，汗水涔涔，仰天长叹的瞬间，方正的泥砖腾空而起，“雒迎里”几个字在半空中闪闪发亮，照彻夜空。此时的我，不知今夕何年。

夜深了，走出书房门，站在苦楝树下。听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此时，月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漏下来，印在水泥地上，斑驳的影子宛似一幅随风动荡的水墨画，画面一下子清晰，一下子模糊，亦真亦幻。若是夏天，小山上，蟋蟀以及不知名的虫子整夜喧嚣，叫得甚欢。许多不可描摹的虫子的叫声，它们长相怎么样，名叫什么呢？这些自然界的精灵我永远弄不懂，姑且听之也随欢随喜。更深露重的寒夜，会有孤零零的一只鸟时断时续地鸣叫，总令人莫名的伤怀。这只鸟，只有声音，却从来没有现身，我想了许多办法想要看它一眼，可最后总以失败告终。每年的寒夜都会叫几声的孤鸟，它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呢？深夜里，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没有休息，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忙碌奔波。

我在小山边砌了一个弧形小花圃，边沿镶了仿古的瓷砖。

这简直就是个百花园。最初，邻居山哥给我种上了月季、兰花。后因疏于管理，稀稀拉拉地只开了一季绿叶红花，大多自生自灭了，只剩下一株月季继续硬撑着活了下来。楼下的退休干部建议我种一些姜，说姜不需要时间护理，偶尔浇点水即可，好养且实用。姜是有药用价值的，据《本草纲目》云：“生姜，久服去臭气，通神明。除风邪寒热，伤寒头痛鼻塞，咳逆上气，止呕吐，去痰下气。”“干生姜主治咳温中，治胀满，霍乱不止，腹痛，冷痢，血闭。病虚而冷，宜加之。”姜还确实是个好食材，煮汤、炖骨头，拍一枚姜，去腥味，香。炒菜也离不开姜丝，特别是炒牛肉，配以姜丝青椒，口感清香甜嫩。我们这有道名菜子姜炒鸭，几乎每个酒店都有，是夏季的一道美味。子姜，即嫩姜，切成片，炒新鲜鸭肉，拌以鸭酱，味道醇厚，吃罢难忘。另外，姜也是腌制酸坛的最佳材料，酸坛无非就是姜、藠头、萝卜、刀豆、辣椒之类的。在南方，吃粥，酸坛的酸品是头等的选择，农家少不了一个辣椒盆。辣椒盆，就是一个小钵，将姜、辣椒、藠头、盐等置于小钵，以木头棍舂碎即可。呼啦啦地喝粥，佐以辣椒盆酸辣凉菜，咯吱咯吱地嚼着，往往吃得满头大汗、心花怒放。

姜确实不难侍弄，种下去基本不用护理，只要发现太干了就浇水，一季下来就那么两三次。它们的长势十分旺盛，把那些试图占领花圃的杂草比了下去，姜苗，高的有近一米，远看似一排排初夏的芦苇，绿了一地。一个小花圃，去年挖姜，竟然得了五六斤。今年我扩大了种植规模，除了花圃里，还在小山的斜坡上也种，另外旁边加两个盆，装满了肥泥，种上一丛姜。估计今年收获的姜应该不下十斤吧，够上一冬的食用。

花圃的中间种了一棵较名贵的金花茶，来自异国他乡。据说，这树比较娇气，不能种在直接受阳的地方，恰好花圃在苦楝树下，阴凉，正好适合。这茶树，像个长不大的侏儒，一年快过去了，竟然没有任何变化，和刚刚种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以为自己在什么环节疏忽了，查阅了大量关于种植的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方法。就在我对茶树的生长不抱希望的时候，它却发生了奇迹，一夜之间长出了六片新芽，长高了近十厘米。令人惊喜。它是厚积薄发，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大家一向不看好的人，突然有一天做出了惊人业绩，令周边的同事刮

目相看。所以，不管对人还是对事，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视之，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终有一天他们会有更好的改变。

植物内部的生命密码是神秘的，人类能获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罢了。也许正因为它的慢生长，才保持了好品质。是呀，现在的食物，都在追赶速度，质量每况愈下，比如鸡二十八天出栏、猪三四个月出栏，饲料在它们身上还没有消化就转到人的身上，其肉质、味道差得远了。速度的加快，安全问题也跟着出来了，人类所谓的科学发达，用以生产食品，最后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

花圃的大家庭开始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先是各种香菜，广东芫荽、薄荷、鱼腥草、水山姜、紫苏等等，后来又有辣椒、西红柿、芋头、山药，有的中途夭折了，有的却东倒西歪地在花圃里落下脚，很是热闹了一阵。

小山上还种了一株野生柠檬。这个柠檬值得说一下，它来自山野，有山林之气。每年也结出几个鸡蛋大小的果子，先是青青的，入秋即日渐澄黄。果子可直接食用，也可泡水喝，或泡蜂蜜数月后再饮用，其味酸中带甜，可降血脂。在我乡下老家，做盐碟喜欢用柠檬叶子切碎作为佐料，其香味独特，整个屋子都闻到香气。小时候，回家一闻到柠檬叶的香气就知道今天有肉吃了。炖羊肉、猪肉、狗肉加入几片柠檬叶子，去腥味的同时使肉的香味更绵长，吃罢嘴留余香。隔壁家的阿叔喜欢开玩笑，见了我家的老白（大白狗）就嚷嚷着“柠檬叶柠檬叶”，老白一听见嚷着柠檬叶，就一溜烟离家出走了，一连几天不回家。据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客人在路边摘下一沓柠檬叶子，一进屋就放在饭桌上，主人自然领会客人的意图，这是要吃肉，香料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磨刀霍霍向猪羊去了。那个缺肉少菜的时代，自然造就这样的民间智慧，柠檬就是智慧产生的“帮凶”。

在我乡下老家，很久以前在野外就有很多的柠檬树。有个峒场里曾有两大丛柠檬，树颇高，树龄一定不短，问村里老人，都说他们小时候就有了的。那个峒场就被村民们称为柠檬峒。每年秋季，村里的小孩们就挎着竹篮子去采摘柠檬果，像猴子一样爬上带刺的柠檬树，争相采摘。多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大丛柠檬树消失了，如今那地荒草丛生。就像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美人，忍不住尾随其后，突然之间她就在茫茫人海消失了，永远找不到。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往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说没就没了，如一滴水落进大海、一缕轻烟没入苍穹。

半山上的石壁间，有一种植物，默默地活着，不张不扬，与世无争的样子。它就是肾蕨。羽状多数，互生。整个叶片似肾。互生的叶子，远看像鱼鳞。它不需要人的护理，年年岁岁在此生长，夏季绿满石壁，十分养眼。

小山的东南侧，一丛榕树伸展而成一个天然雨棚。我曾利用这天然的雨棚，在此养过鸡。说到养鸡，我有两次经历。刚刚搬过来，朋友们送来土鸡，我就在车库一角做了个鸡舍，养了五六只鸡，一群母鸡配以两只公鸡，夜里公鸡喔喔喔叫，枕着鸡鸣声入眠，很有乡村田园生活的味道。陶潜的“鸡鸣桑树颠”，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公鸡爬上桑树去夜眠，然后半夜喔喔叫吧。《诗经》里有句“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大概是另一番景象罢，下雨天，鸡闷闷不乐，在发牢骚，不再是“喔喔”，而是“喈喈”了。第二次养鸡是在今年夏天，那时候在市场上买的鸡蛋质量实在太差，打出来的蛋黄蛋白稀得很，未经筷子搅动就自然混淆，吃起来丝毫没有鸡蛋的味儿。又想吃鸡蛋，就决定自己养鸡。托在乡下工作的朋友帮忙，买了四只土生土长的母鸡，米糠拌着菜叶，每天早中晚给侍候着，每天似乎有一种寄托和牵挂，比如早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下楼喂鸡，比如在外面应酬吃饭临走时总要打包回来喂鸡。不到一个星期，鸡就轮番着下蛋了，可是鸡蛋壳不够坚硬，稍碰即碎，有的壳甚至是软的。经咨询方知鸡缺钙了，遂在鸡食中加骨粉，第二天下的鸡蛋壳就坚硬了，这也算是实践出真知！母鸡一旦下了蛋，就“咯哒咯哒”叫个不停，这个时候人若是在附近，得马上去捡拾鸡蛋，要不它的同伴闲着没事或是出于妒忌会去啄碎鸡蛋，以打击产妇咯哒咯哒得意的嚣张气焰。大白天，也有外敌入侵，这时候母鸡们就发出惊悚的怪叫“呱——喔——”，我几次闻声而动，原来是一两只硕鼠逼近鸡笼，伺机作案。它们不但抢食，还要对母鸡进行袭击。我出动后，硕鼠骨碌着眼睛，转身躲进小山的石缝里。我走开不到两分钟，它们又出来，我一旦出来，它们又躲进石缝，如是反复。后来我买了几个铁猫布在洞口，终于夹住了一只硕鼠，它的尖叫声吓坏了同伴，拖着铁猫向草丛里仓皇逃遁，一段时间不再来犯。但是后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母鸡时不时有惊悚的怪叫，出去看时，鸡在笼子里团团转，警觉地侧目观望，惊魂未定，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样的事情依然不断地发生。

三两只麻雀也是经常过来蹭食，母鸡们却没有恼怒，也没有发出怪叫声，它

们倒是相安无事。

炎炎夏季，就在养鸡喂鸡的忙碌、捡鸡蛋的惊喜中度过。后因出远门时间较长，无人照应就把鸡送了人。

此时，我在深夜敲着电脑键盘，小区里有公鸡喔喔喔地叫。喜欢听鸡鸣声，自小就有。前几年还在乡镇任职，经常熬夜加班，也因此听取鸡鸣阵阵，那个时候做了一篇文章《夜的深度》，对几种不同的鸡鸣做了较为详尽的记录，让城里的朋友看了十分向往乡镇的夜生活，最后也仅仅停留在向往二字而已，没有付诸行动。小时候，家里的鸡埘就在大门阶梯右侧。农家木质结构的老屋，屋子一层是家禽家畜，隔着木板，二层住人，三层主要是粮仓兼一部分卧房。我跟父亲的卧室就在鸡埘上边，为保暖，在床上用稻草编制的席毯，睡觉翻身窸窣窸窣作响。父母夜晚剁猪菜、蒸酒，总有干不完的家务活。父亲睡觉都在半夜鸡叫两三遍之后（那时农村没有钟表，对半夜时间的表述都是鸡鸣几遍）。父亲上床，稻草毯子窸窣响时，我就醒来，在半梦半醒之间，就能倾听公鸡喔喔喔叫了，又在鸡鸣声中睡去。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们边撲撲拍打着翅膀边喔喔喔地叫，母鸡呢，也应和着呱呱叫，一拨一拨地陆续钻出鸡舍。所以，鸡鸣声的记忆一直伴着我成长，鸡鸣声往往会唤起我童年的记忆，唤起我对父亲的思念。今夜又闻小区的鸡鸣声，这在城市里是极少有的。一瞬间，我就有了养几只公鸡的念头，估计不久的将来，天然雨棚下会再现几只顶着红冠、一身鲜亮、雄赳赳的大公鸡。

苦楝树下，花草争妍、姜菜青青、公鸡喔喔，那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在窗台上

周末回家，有事没事，我喜欢躺在窗台上。

干什么呢？乘凉。女儿的房间朝北，窗台有八十厘米宽，长近两米，大理石，中间镶嵌着玉化的石子，五彩斑斓，不知道是原始的还是人工做的，反正是很好看。当时装修的时候，选择这一款，比其他的大理石贵了不少，犹豫了一阵，虽囊中羞涩，最后咬牙选择之。炎热之酷夏，躺在上面，凉悠悠，还有丝丝自然风拂面，可免开空调和电风扇。小时，在乡下老家，乘凉，往往是在木晒楼上，坐着或是躺着，数星星，听母亲讲妖变（壮族地区的妖怪）故事，或是数一数对面山上过往的夜车。车灯光如柱，在蜿蜒的道路上扫射，有时竟扫到我们跟前。木